

卖船的伤感

邹少男

18年前的2006年9月,我与老伴俩来美来看孙辈。闲暇时就去钓鱼缓解寂寞,开始是在社区附近的小水泡,小河岔钓小鱼。后来经人指点到波托马克河的支流奥克况(Occoquan)河岸边尝试钓大鱼。在那儿还真的钓到鲈鱼(sea bass)、鲟鱼(shad)、鲶鱼(catfish)等,高兴的无以言表。

当看到眼前河面上穿行的钓鱼船,追逐着鱼群,渔获可观,心生羡慕之情的同时,也萌生拥有钓鱼船的愿望。女婿帮我实现了愿望,13年前的2011年9月,他驱车带我跑两个多小时来到卖船处。我选择了一艘长14英尺,船尾部宽6英尺的铝合金材质,电焊接缝,双层船底,可载4人的钓鱼船。该船结构坚固,造型简约实用,即使在风

浪较大时船身也能保持稳定。当场就选配上一部2.5马力的汽油机马达。后来发现在海湾里钓鱼时,小马力的发动机是“小马拉大车”。没过多久就更换了一部10马力的发动机,“车、马”匹配了。以后又根据需要陆续配备了电马达、声纳探鱼器。

我曾一个人下水钓过鱼,也常带老伴坐船钓鱼,并有可喜的收获。更多的时候与年轻人小刘、比我小几岁的老马一起下水钓鱼。两年后,老伴不愿意再下水钓鱼了;小刘自己买了一条配有40马力的汽油机马达的专业钓鱼船,尽情的在水面上去撒欢;接着老马买了一艘小游艇自我逍遥去了。

于是,年龄与我相仿的老李、老徐受邀登上我的钓鱼船,自此三

人打造成钓鱼铁三角,缺了谁,都感觉没意思。我坐船尾,负责操纵油、电两部马达;掌控停船和开船的时机;观察声纳探鱼器,及时通报水深,鱼在水中各层次的深度、密度;开船与停船时,指令起锚、抛锚。老徐坐船头,负责抛锚和起锚;船下水时牵着船的缆绳,保证船停在码头的恰当位置上;船上岸前要手持钩杆,使船稳妥的停靠码头。老李坐在船中央,负责使用手网捞取上钩离水的鱼;观察附近钓鱼船的钓法、使用的诱饵及渔获的情况,以便及时吸纳人家的经验。

十多年来,我们巡弋江河湖海,享尽了与鱼博弈的乐趣。不仅一年四季钓鲈鱼、克莱比(Crappie),在3--4月份是垂钓黄鲈(yellow perch)、鲟鱼,夏天则钓

鲤鱼(carp)的好季节。还经常往返5个多小时,到切萨皮克海岸的所罗门湾,去海钓美味的斑点黄鱼(Spotted Yellow Croaker)。

钓着钓着,年已八十岁的我们,尽管腿脚还算灵便,但还是听从家人的意见,为安全起见,从今年开始,停止下水钓鱼,并决定卖船。当13天前,眼看着买主把船拖走时,难舍之情顿生,伤感的心绪涌现在心,几天难以平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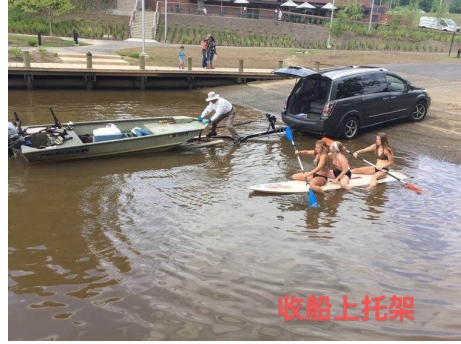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,一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说:“岁月不饶人,玩岸钓吧,这样更安全。”

另一位老年朋友又说:“这是好事,买主也是为了钓鱼才买你的船,这是物尽其用。闲置也是浪费,还占据空间。你的船继续为钓鱼做贡献,船若有灵会十分感谢你的!”

钓鱼铁三角的老李说:“知道你的船已被买家拖走了。很怀念我们共同乘船垂钓的日子。不过你的决定正确,我们都是80岁的老人,安全开车都须要尽力维持,如再拖挂一艘船,会增加不安全因素;在船上活动也有风险;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承受的。好在在河边,水库边不是同样能垂钓的很愉快吗?”

听了这些贴心的话,我释然了。这艘船曾带给我们太多的乐趣,其记忆已经永远铭刻在心头,难以忘怀。

后附照片15张。
2024年4月10日



五月乡村(外一章)

方华

五月,春将去,夏将临,这时节的乡村最美。

梨花早已消逝无踪,桃花也在绿叶后藏起它的粉靥,虽不再是乱花迷人眼,但梧桐正紫,槐花挂白,乡村别有一番情致。

这时节的乡村,宛如情窦初开的少女,由青涩出落成成熟,落落大方地迎接岁月的目光。

花骨朵儿不再是艳,而是淡雅,如梧桐的一抹紫,像一位写意大师在一幅乡村水墨图上,看似随意实则精心的渲染。花香也不再是浓郁,而是清新,如槐花虽满枝,若没有一丝微风,你也嗅不到它若有若无、仿佛远处传来渺茫的笛音似的芬芳。

这时节,乡村的绿是最极致的。它脱了嫩黄,却又未走到墨

绿,脱了轻浮,却又未入厚重,是恰到好处的好青。如田埂间走过的一位绿衣女子,微风拂动她的裙袂,显出婀娜的身姿,丰满而不丰腴,青春而不持重。

五月,乡村也正处于农忙前的一段闲暇里,油菜结荚,麦儿未黄,都以绿的色彩入眼。村庄似一位寡言的汉子,静静地坐在绿阴深处,安然地抽着一杆旱烟。

梅子还青涩在江南的枝头,如有雨落下,也是细细的柔。当它在一颗樱桃或草莓的脸颊上滑过,是诱人的美。

最美的景致是在清晨。这时节,你若有幸走近一座村庄,最好是选取一处高地,俯视或远观已从酣梦中醒来的村落。一声鸡鸣将太阳从山梁上拽出,五彩云层里射

出的光线斜斜地照着灰瓦粉壁,炊烟和雾气在村子里缭绕升腾,营造一个梦幻般的仙境。氤氲中有肩荷农具的乡人走出,一个灿烂的日子就在他的额头闪烁。

五月的乡村之夜也是情趣盎然的。月虽无仲秋的明,却也清朗,只是掺入了田间谷禾灌浆的清香,多了一份温馨和希望。初起的蛙鸣,将月色鼓荡起来,激起涟漪,村庄就好似泊在水湄的一叶扁舟,摇摇晃晃起一个丰收的梦。有一两只萤火虫,像刚刚点亮的小灯笼,照着一个孩童跳跳蹦蹦回家的路。

有磨镰声在村庄的深处响起,刃口上跳跃着月光。乡村在梦境中拔节,要将成熟的春,收割在六月的大地上。

绿色围困村庄

五月,乡村被绿色围困。

车子在绿色中穿行。凭窗远眺,坐下的“宝马”就如一匹轻骑,在绿色的大军丛中穿插,要把一座村庄探望。

从草色遥看,到漫山遍野,春天的王朝如此摧枯拉朽,势不可挡。瞬息间,大好河山已到处处是绿色的盔甲与旗幡。

山的绿是汹涌的,风过林,声如海啸,好像随时都要从高处把绿冲压下来。田野的绿又是茂盛的,像燎原的火,把烈烈的绿意卷向村庄。山重水复,柳暗花明处,村庄就在视野里出现。

却在绿色的围困下,如此的岿然不动。庸庸地垂着一串串的槐花,把一种闲适的气氛洒满村落。

斜斜地挂着一朵朵的梧桐,营造一份淡紫的安逸。

不见羽痕,唯闻声声入耳;牧童难觅,隔壁犹闻笛音。坐在绿色深处的村庄,如此的泰然自若,如此的气定神闲。像一位羽扇纶巾的诸葛,把一出五月的空城,唱得跌宕起伏、清韵悠扬。

布谷鸟的叫声将绿丝绒的帷幕拉开一道缝隙,就看见青山绿水做背景的舞台上,那些劳动者的身影。犁开春天,播洒希望,用汗水浇灌幸福,在绿的呼喊声中,收割结穗的五月。

破绿而行的车,终在村口停下。阳光透过树叶,把透明的绿撒满车顶。车如一艘船,停靠在绿意荡漾的岸边;心似一棵苗,突然向上拔了一节。